符號潮浪中，東洋悠悠行 — 羅蘭巴特百年誕辰紀念

作者：江灝（自由譯者、輔仁大學法文碩士、法國在台協會前主任室翻譯專員）

（一）以文字語言澆灌生命的雅逸哲人

距今百年，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十二日，法國北部瑟堡（Cherbourg）。秋深風颯，雨霧飄絲，一戰烽火未休。一名嬰孩初降世，張開一雙不凡的朗目，這抹剖刀般的利銳眼神，在往後數十年間，將不斷深入物事，解脈析骨。智識庖丁，解牛終生，銜領世人漫遊於奇思異想的哲理界度。他是一代逸才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

巴特早歲喪父，於巴永納（Bayonne）渡過童年。其後至巴黎就讀路易十四中學預備班，準備踏上當時精英成就的同歸路線：參加巴黎高等師範學院入學考試，成為高師人 — 公職初站、精才旅程濫觴。人事已盡，天命終未應現 — 或許日後回望，此乃好事一樁 — 尚未赴考，壓臨巴特半生的惱疾降至：肺病，中止其報考高師之路。隨後至山中療養院調養，休養歲月，巴特如入托瑪斯曼筆下《魔山》遙境，善加珍用，遍讀古典著作，這將構成往後其文其思基底（此間應有許多結晶般思維斷片悄然成形）。身雖恙，思不荒。其後疾患稍復，入巴黎大學讀古典文學、執教、研究，飄跡四處。這位法蘭西一代散文大家、思想巨星，直到三十八歲之年因緣熟成，方正式出版第一本著作《寫作的零度》（*Le Degré zéro de l'écriture*）。平地驚雷，從此學壇文苑常聞其名。作家巴特之聲，晚成大振，橫空響世。往後近三十年間，雅逸奇崛之筆，將為世人揭開片片思維妙景、文采異色。一九七六年，由同時代哲人知交傅柯（Michel Foucault）力薦，在缺乏碩、博士高等學位之條件下，以其著作、思想之豐贍宏博為學界認可，破格進入法國學術黃金聖殿 — 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擔任文學符號學講座教席，攀登一生顛峰。講學期間，鼓動風潮，學庭一時蔚然。

一九八零年到來，巴特年屆六十五，如日中天。但這一年，卻將敲響法國一整代知識精靈的離世輓曲。二月二十五日，巴特參加時任法國社會黨第一書記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隨後不久當選法國總統）邀宴後，返程中，步行至他所執教的法蘭西學院門口時，一輛卡車撞上他（司機肇事當下絕沒料到自己撞倒的是法國現代史上最富奇思的文字宗師）。他負傷住院，其間意識清楚，頗有恢復之色，卻終在一個月後，翩然逝去。這是三月二十六日。就在三週後，同代大哲沙特（Jean-Paul Sartre）亦謝世。巴特、沙特幾乎同時遠颺，那一年法國智壇損耗「特」為深重。此後接連數年，拉康（Jacques Lacan）、傅柯、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先後離去，法國結構、後結構現代思潮的一團團光燦星簇，歸入沉寂（奇蹟般活過百歲的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燃燒生命到二零零九年，也如仙羽化）。巴特之死，可說是其中最戲劇般的謝幕式。但巴特的人、思、情、愁，都在作品中得窺。所以他在自述中如此總結一生：「***讀書、生病、任職：如此過了一生。其他還有什麼？相遇、友情、愛情、旅行、閱讀、樂趣、恐懼、信仰、歡愉、幸福、義憤、難過。一言以蔽之：一些回音？他們存在於文本之中 — 而不是作品之中。***」確實，除了巴特自己，還有誰能評論他呢？

（二）奇人奇思，泛觀萬事

巴特一生軌跡建構在作品之中 — 或其所謂的一篇篇「文本」中 — 由此探溯，不難體觀其人思想之繽紛流變、指涉萬事。一九五三年出版《寫作的零度》，思考古典文學、中性寫作，探析書寫文字之風格、語氣，立下文學批評新奇範式；一九五七年《神話學》（*Mythologies*）問世，集結五十餘篇專欄文字，附帶一篇現代神話迷思破譯理論，提醒世人留心大眾文化傳媒中符號運作產製過程，勿使掌握發言柄的資產、權力階級，操弄意識形態、成見迷思，暗中將人為製造話語過渡成自然法則，

陷眾於遠離事物本質的悖本結構當中。之後陸續發表《流行體系》(*Système de la mode*)，以符號學方法分析時裝流行、衣著風格，自成系統；《S/Z》(*S/Z*) 將巴爾札克短篇小說析解為數百片段，化整為零，以文化符號重探古典之作；六零年代赴日遊歷，返國後出版《符號帝國》(*L'Empire des signes*) 一書，成為東西文化跨界思辨的結晶文本；還有《戀人絮語》(*Fragments d'un discours amoureux*)，以歌德《少年維特的煩惱》為本，拆解出濃迷的情愛語絮獨白；遺作《明室》(*La Chambre claire*) 深入攝影藝術核心，提撕觀看影像新路數。此外尚有數不盡的妙語佳篇，散見四處（近年彙編的巴特全集達數千頁篇幅）。

巴特如此多元的寫作景觀，其實不循學院、理論路線，比較接近純粹書寫者、純作者。立於知識界顛峰，卻從未取得高等文憑；文字中火花迸射、批權砭貴，卻極少走上街頭，成為身體力行的投身作家。他僅以文字為動力，遊蕩於學院與體制之間，不縛於單一理論、樣板風格，樂於無拘無束的漫思雜想。筆與思，是他的唯二武器。論者或道巴特並未建立完整體系，但正是那透澈、靈光乍現、遍及諸事的片段思維，讓讀者每回閱讀，都是一種「悅讀」，同步跟著巴特寫作時的筆下聲氣，品賞文之歡愉。作者已死？或許巴特要讓讀者變成作者本身。但，正當讀者細品著他的新概念，巴特已經跳入下一個主題，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提出探問後，不一定給答案，即刻轉身。他是作家、批評家、符號學家、美學家、文學家、哲學家、神話學家、詩人、旅者。他也什麼都不是，無法歸類。或許就是披掛語言翅膀，在事物上空輕掠邊緣的一抹孤鴻身影吧。

（三）東洋鏡像，逸筆脫胎

概觀巴特在針砭政經社會紛象之餘，回歸「作者」、「文本」的秀異作品，《符號帝國》可說是後期巴特著作中優雅迷人的示範結果。六零年代一次旅行機緣，促生此書。一九六八年五月學運，風暴連天，思潮激盪，意識形態論戰氣氛沉甸甸壓逼法國社會，巴特所在的知識結構圈自然也成為思維辨戰場域，知識分子們走上街頭，身處學生、人群中發言，巴特卻在街頭缺席了。學生說：「結構不上街，巴特也沒上街。」學潮中，他的位置隱晦不明。

彼時，巴特有了喘息之機。自一九六六年起，巴特三度受邀赴日本參訪，旅途中大開心眼，在東洋文化秘密花園中，邂逅了最貼近其理想的符號系統。暫離西方符號驅力對其思維的沉重宰制，滿心歡悅，建拓出一方跨文化文本空間，回歸純粹作者身分。他以冷色的觀察剖刀及秀異筆觸，隨筆式析解大和文化為二十六則片思斷想，藉符號學透鏡視角，睿智觀察日本物事風貌，將西方思維與東方哲學並置對照，構築出迷你卻迷人的日出之國風物誌《符號帝國》，於一九七零年出版。逸彩紛呈的符碼在其中喃喃喋喋、流動搬移，譜出美學烏托邦的俳句短歌。巴特自言，寫作《符號帝國》所得之歡悅感，遠勝畢生其他作品。在「巴特式」東洋國度中，舉凡都城、建築、文具、偶戲、飲饌、面容、俳句、庭園，盡成詩篇。符徵統御、符旨退位的虛構日本，不再貼合現實，成為飽溢幻夢的東方仙境。

在日本，巴特開闢符號學實驗新疆土：「***如果要我憑想像虛構出一個民族，我可以幫它取個新的名字，在世界的某個角落抽拉出一些特徵，透過它們創立一個系統，並稱這個系統為：日本 [...] 東方匯集了某些特徵，讓我『沉醉』於一種前所未見的符號系統概念之中 [...] 日本放出繽紛光華，照耀著作者，將他推入寫作情境，震動了他的心靈，推翻以往所閱所讀，意義動搖、撕裂。***」在嶄新文化符號系統中，他以異國之眼，發為豐論，大談眼下所見所感。他操使東方餐具筷子，讚嘆其溫柔形象：「***筷子最美妙的用處：它在米飯裡滑動、鋪開 [...] 或像鏟子一樣，把那潔白如雪的食物自碗裡滑送口中。這樣充滿母性溫柔的舉動，與我們飲食習慣裡那樣用刀用叉捕食式的吃法截然不同。食物不再是暴力之下的獵物，而成了和諧傳遞的物質。***」到了壽喜燒店、天婦羅攤位，食客巴特又喋喋寫下這些人所未發的奇妙食評：「***壽喜燒是一道沒完沒了的菜，不停地做、不停地吃，也可以說是在不停的『對話』[...]『筷子一動』，便無法再分辨它的時空位置：它失去中心，猶如一篇連綿不絕的文本***

[...] 那股新鮮氣息，麵粉炸出來的紋路，流動在天婦羅之中，它真正的名稱應該是邊緣尚未滿溢出去的中空間隙，或是說：空無的符號。」從此，我們面對菜餚是否會有不同的觀察角度？就連日本四處可見的柏青哥，也讓巴特賦予無盡詩意，因為在彈子房裡：「*只要幾塊日幣，就好像滿手是錢。它與資本主義在財富上的吝嗇，正好背道而馳。玩家出手大方、任意揮霍，轉眼間，又是銀球滿手。*」花道的藝術精神，竟然不是讓人欣賞作品成果，而是要向空中尋跡：「*在日本插花藝術中，真正創造出來的東西，是空氣流動。我們可移動身體，鑽到枝葉間隙、高低不一的透空縫隙中去看，為了追蹤插好這束花的那雙手所留下的痕跡。*」這般身體刻痕，也透過日本著名的鞠躬之禮拓印在空中：「*兩個人彎下去，相互刻寫，卻不是真的卑躬拜倒。在日本，宗教不過是種禮儀。也許這樣說更清楚：禮貌取代了宗教。*」種種靈光到了俳句面前，頓然消解，因為對擅長駕馭文字的巴特來說，俳句是：「*一個突然找到適合自己形式的簡短事件 [...] 一方純粹由片斷組成的空間、一團事件的微塵，一抹在人生扉頁、語言絲綢中迅捷一筆畫下的淡淡摺痕 [...] 是光芒一閃、一抹流痕。是攝影的那種閃光，人們小心翼翼地拍攝，卻忘了在相機裡裝底片。*」

諸此種種靈動生姿的東洋文化理悟，在五感中，照見大和符號的空無界域。雖是掏空政治、經濟、社會、歷史框架的蓄意誤讀，卻涵納切入底蘊中的深刻妙趣。遠離西方意識框架制約，跨文化的衝擊力道，恰好壓塑出這一冊精短絕倫的觀察筆記。此書可視為巴特第一本「作者之書」。或許就當一本遊記來看，隨意翻閱、跳覽。巴特作此書，意在卸下符號重壓，他約莫也希望讀者輕鬆地讀吧。

（四）新時代，新符號，巴特不在的世界？

三十五年前冬日巴黎一場無明車禍，帶走了千面多姿的巴特，或因失去生存意志，或因痼疾引動，巴特終究在英年猝然中止了一切生命、寫作、思想活動，一個清明、睿智的慧黠聲音，就此沉默。的確，這位智慧使者過早亡逝了，人們未及聽到他還想說的許多話，那些未現世的吉光片羽。或許這就是他的一貫格調：來往無跡、無可捉摸、擺脫範式。總讓人意想不到，一如他的死亡。

九零年代網路崛起，人類生活全面革新，今日之世，已非當年。現下以網路為媒介的符號交流替換迅速豐富，目不暇給，往往新符號甫生成，立刻就由其他符號取代，符碼風景更廣袤、也更紊亂。我們不禁設想，如果巴特仍在世，他將如何在網路主宰的世界中發聲？當代神話的破譯素材俯拾即是，他一定會寫出加倍精采的「新神話學」或「新符號帝國」吧？可惜，這任務要靠我們自己來執行。所幸，巴特寫作的那三十年間，已遺留予我輩耀眼的思維寶藏、文字秘咒。解鈴不能總是仰賴繫鈴人。

二零一五，適逢巴特百年誕辰之刻，謹以此文，紀念一位曾在人間翩然振翅，搧揚金玉之聲的孤鴻。我們遍地尋跡，依舊追不盡。